

赤小豆當歸散治血管炎？

（金匱要略三-11）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

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赤小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浸令芽出。曝乾。三升。當歸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註解：《金匱要略三-10》曰：「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聲啞~咽乾~」，文中之「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與本條文之「微煩，默默但欲臥」的文義，相類似也，都是形容身體受到感染而覺得倦怠，又因為身體極度的不舒服，想睡又睡不著，所以情緒亦不好，故曰：「微煩，默默但欲臥」。

「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黑」與「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的靜脈血管炎，其證狀相差甚大，疾病的輕重程度亦大不相同，此話為何？因「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的靜脈血管炎，大都是屬於慢性的免疫風溼疾病，生命並不會有立即性的危險，而「目赤如鳩眼」到了「七，八日，目四眥黑」，在短短幾天之內，病情竟然有如此重大的變化，當然是屬於重疾大症。「目赤如鳩眼」是眼部受到了急性的感染，導致了角膜或結膜或虹膜的急性發炎，所以眼球佈滿了紅色的血絲，就有如班鳩的紅眼睛，一般而言急性的眼部發炎到了七，八天，都可以大部分痊癒，若到了七，八天沒有痊癒反而「七，八日，目四眥黑」就有如鼠疫一般的黑死病，其證狀不只是「目四眥黑」而已，就如同《金匱要略三-12》曰：「面目青，身痛如被杖」，是因心肺部受到非常

嚴重感染，導致呼吸困難而缺氧，於是皮膚的血管嚴重鬱血，故皮膚呈現出，好像被木杖打到瘀血的現象，故曰：〈面目青，身痛如被杖〉。

〈脈數〉又〈無熱〉，顯然與自然的生理現象相違背，因為身體受到感染時，將有惡寒發熱的證狀，此時脈搏的跳動是快而有力的，為何文中卻說〈脈數，無熱〉呢？因有一種原發性敗血症鼠疫又名為〈猛暴性鼠疫〉，乃病菌直接侵犯血液循環所致，其臨床症狀會有高燒或體溫不升，脈搏快速，昏迷譫語，皮膚黏膜出血或多處腔道出血（如七孔流血也），並可能出現休克或多種器官衰竭，可能於數小時或二至三天，即嗚呼哀哉！故文中之〈脈數，無熱〉，若是屬於這種疾病是相當嚴重的，因為身體一受到感染時，大腦的體溫中樞，馬上受到破壞，以致於無法發熱且又是屬於非常嚴重的感染，所以脈搏跳動更加快速，故曰：〈脈數，無熱〉也。

前賢曰：〈若能食者，膿已成也〉，反而推之，〈若不能食者，膿為未成也〉，則也是合理的推論，在臨床的事實上，真的能以〈能食或不能食〉來作為〈膿成或膿未成〉的預後診斷嗎？在《金匱要略十八-4》曰：〈腸癰者~其脈遲緊者，膿未成~脈洪數者，膿已成~〉，此條文則以〈脈遲緊或脈洪數〉來作為〈膿已成或膿未成〉的預候診斷，前賢諸如此類的預候診斷，令我輩凡夫俗子，嘆為觀止，深覺奇妙如神也！或許有些守舊的傳統醫學者可以食古不化而不用質疑的吟誦出《傷寒雜病論》神奇的期盼，卻不一定能掃走其條文中故步自封的塵埃與光怪陸離的搭配與組合，還自以為縝密盤算且天衣無縫也莫此為甚！這種無釐頭的詭異說詞正突顯其愚蠢蒙昧與心虛強辯的單門與死角，只會顛倒昏愚而不知其所以然，諸如此類自我完全迷思的邏輯，我們不應該再陷入毫無理性與一般常識的陷阱而成為醫學者的絆腳石，所以，這種詭譎之詞我們可視如糞土也棄如敝履，免得我們的理性思考再度遭受糟蹋蹂躪。因此，我們若

肯稍微質疑其說是否合理且臨床上稍有實證經驗，便知此說，漫無邊際，荒謬空洞，實自愚且愚人之說，不宜盡信，亦不足取也。

<赤小豆當歸散方>用來治病恐怕是天方夜譚，甚至是拿生命來開玩笑。<赤小豆>乃紅豆為日常生活常見也常吃的營養可口的食物。<當歸>具獨特的芳香味是廚房常用的佐料，但其味辛辣亦富含致發炎物質，若用於食物的佐料可增添食物獨特的芳香美味，但用來治病則治絲愈棼亦適得其反。本條文的主訴證狀：<脈數. 無熱. 微煩. 默默但欲臥. 汗出.>、<初得之三. 四日. 目赤如鳩眼. 七. 八日. 目四眦黑.>以<<新漢醫學>>的<科學精製漢藥>的<黃芩、知母、甘草、黃連、大黃>對治則如魚得水也易如反掌，任何疑難雜症亦可迎刃而解。所以，唯有脫離條文的僵化思維，才有辦法引領我們再一次詳細檢視任何對條文的塗抹與穿鑿附會或是任何對條文的化妝與繪影繪聲，都會因印證的事實沖刷洗滌掉人為的遮掩與蒙蔽，漸漸顯露條文的本質與精髓，條文不僅是紀錄更應該是紀<實>，當然這需要智慧與不斷重複的實際驗證，這種智慧與經驗會讓現代與過去安詳對視並且無縫接軌，然後轉過頭來我們才會明白未來的方向與目標是在何處，也才清清楚楚傳統醫學的價值與理想其最大的功能，乃在淘汰錯誤的見解與似是而非的說詞，之後，其精髓就會赤裸裸的呈現出來，造福萬世。

影像檢查

- 是否有顱內出血或腫瘤
- 是否有嚴重的中風(大於1/3中大腦動脈灌流區之低密度變化)

